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号

新华社昆明6月24日电(记者李自良、伍晓阳、庞明广)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傣族特色建筑充满民族风情。但这座边陲小城更让人好奇的，却是一句随处可见的标语——“人类童年·西盟佤部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佤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就像人类的童年阶段。”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杨宇解释。

昔日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如今脱贫摘帽、奔向小康。在祖国怀抱里，佤族实现了从“人类童年”迈向现代文明的成长奇迹。

六代房终圆千年安居梦

能住进一幢不透风不漏雨、亮堂堂的房子，是西盟县勐卡镇班哲村44岁佤族村民岩东小时候最大的梦想。2015年，他梦想成真。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补助下，他盖起了一幢20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一家三代搬进了新房。

“小时候，整个寨子都是茅草房。”岩东回忆，茅草房不仅透风漏雨，更糟心的是，每隔四五年，茅草就会腐烂，必须重新翻盖。

茅草房最怕火灾。他清晰地记得，1982年3月的一个下午，因为电线漏电，全村几十座茅草房被烧成灰烬，父亲把他抱到田里才逃过一劫。那天，整个寨子哭声一片，村民家里的粮食、衣服都烧光了，所幸没人伤亡。

佤族属于云南“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盟、沧源等地，生产方式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千百年来，一代代佤族人都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

“2012年，西盟还有40%左右的村民住着茅草房。”杨宇说，自2015年起，西盟县开始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1.5万余户村民陆续从低矮狭小的“草窝窝”和破旧危房，搬进了漂亮牢固的安居房。

在西盟县脱贫攻坚纪实馆内，杈杈房、茅草房、土坯房、石棉瓦房、空心砖房、砖瓦房，六代房屋的照片被一起挂在墙上，成为佤族居住条件变迁的见证。“老房子基本看不到了，以后我要带孙儿来这里看看。”岩东说。

现代产业取代刀耕火种

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西盟县52岁的佤族老汉水拉最近迷上了智能手机，粗大的手指操作起来十分熟练。

“手机里有养牛、养蜂的视频。”水拉说，前不久，他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大家不光实地学习，还建了微信群，分享种养技术。

最初被选去参加培训时，水拉还很不乐意。他是寨子里的能人，养牛、养蜂、养猪，甚至制作佤族木鼓、唱歌跳舞，无不熟练。“这还要人教？”老汉对镇上的干部撇撇嘴。

“你用土办法最多只能养30窝蜂，培训后能养两三百窝。”

“你养的黄牛三年都不出栏，县里引进的云岭牛不光长得快、肉质好，价格还卖得更高。”

扶贫干部的劝导让水拉话匣子，只好乖乖去参加培训，结果越学越来劲。

新中国成立之初，佤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甚至连耕牛都不会用，商品经济也还处在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

“佤族过去的产业基础几乎为零，连自给自足都困难。”西盟县委副书记郑青江说，近年来，西盟县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气

「人类童年·西盟佤部落」成长记

昔日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如今脱贫摘帽、奔向小康。在祖国怀抱里，佤族实现了从“人类童年”迈向现代文明的成长奇迹

候特点，培育了云岭牛、中华蜂等特色产业，引入龙头企业带领，不少产业已初具规模。

年轻一代的佤族人接受新产业要比水拉快得多。31岁的勐梭镇班母村村民岩平经过培训，成了村里的农机手，替代用牛耕作的传统方式。“现在我一个人干的活儿能顶过去20个人。”岩平说，今年他准备养几头云岭牛，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从“不怕穷”到“争脱贫”

2018年，西盟、沧源两个佤族自治县均实现脱贫摘帽。

“这是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换来的。”杨



▲这是6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新县城。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班哲村村医娜普旺在给病人看病(6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西盟佤族自治县新厂镇永广村一组组长俄格领在新房收拾衣物(6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秦曙摄



▲云南三江并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左)在西盟县的肉牛养殖场查看肉牛生长情况(6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秦曙摄

又见白鹇鸟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首《阿佤人民唱新歌》唱遍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许多人至今对这首歌耳熟能详。

67岁的佤族老人岩乱，见证了这首歌的起源：1964年10月，年轻的通信兵杨正仁跟随部队，来到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班哲村架设电话线。听到村民们晚上围着篝火唱了一首十分动听的佤语歌，爱好音乐的他记录下来，重新填词、改编，后来就有了这首经典之作。

“当时我们唱的是佤族民歌《白鹇鸟》。”岩乱说。白鹇鸟是当地一种非常漂亮的鸟，雄性白鹇鸟的身軀是黑色的，细长的腿是红色的，翅膀和尾巴是白色的，尾巴有一米多长。

“我们佤族人很喜欢白鹇鸟。它不伤人，不吃庄稼，只吃虫子。”岩乱说，这首歌不知口口相传了多少辈，佤族人盖新房、结婚、过节，只要遇上喜事，全村人都会一起唱。白鹇鸟成了阿佤人心中美好吉祥、带来幸福的象征。

在当时只有12岁的岩乱眼里，架电话线的解放军就像白鹇鸟一样。“解放军驻扎在外村，不拿我们一针一线，还帮我们挑水、砍柴、理发，送粮食给我们吃。”老人说，

他还跟解放军学会了很多汉语歌。

架电话线的解放军不久后回去了。几十年后，一批批“白鹇鸟”又飞到了佤族村寨，他们是来扶贫的驻村干部。“我们村现在还有五名驻村干部。”岩乱说，驻村干部经常组织村民一起学习种养技术，带领村民发展了肉牛、甘蔗、橡胶等产业，谁家有人生病他们也会上门去慰问。

特别是这几年，班哲村曾经泥泞不堪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里的杈杈房、茅草房变成了一幢幢砖瓦安居房。全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已经从220户、803人下降至2018年底的8户、27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9%。

“过去我们饭都吃不饱，只能去山上挖山药、采野菜，现在粮食吃不完，还不用交公粮。”岩乱说，“这么好的日子，我做梦都想不到。”

每天清晨，班哲村的大喇叭还会播放《阿佤人民唱新歌》。“老杨歌词改得好啊，特别贴合我们的生活。”年近古稀的岩乱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青山，沉默了半晌说道，“你看，白鹇鸟又飞过来了。”

(记者李自良、伍晓阳、庞明广) 据新华社昆明6月24日电

直边民族脱贫攻坚

陈东卫感觉“中了埋伏”。这位壮实的黎族汉子手足无措地起身又坐下，脸涨得通红。

没想到，约好的家访却成了“说亲”。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来了六七个人，拉了会儿家常突然就换了话题。他有点后悔自己把女友喊来帮忙招呼。

“幸福就在眼前得赶紧抓住了，别扭捏了快表白。”架不住大家鼓励催促，陈东卫终于行动。虽然眼神不敢直视女友，求婚词也是现学，但说出“嫁给我吧，我们把生活过好”时格外诚恳坚定。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陈东卫喜上眉梢。

45岁的陈东卫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兴村村民。十年前，前妻因罹患癌症病逝，留下两个孩和一大笔债务。陈东卫像丢了魂，水田撂荒，槟榔和橡胶也不打理，终日以为伴。

改变始于2016年。这一年，这个偏远山村来了驻村工作队。从城里来的帮扶干部不仅住下了，还盯上了几个有名的“酒鬼”，三天两头往他们家跑。

中药材益智种苗一袋袋往家送，陈东卫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拉到地里种下。帮扶干部帮忙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孩子上学不用花钱了，连生活费都补贴。眼看日子不那么紧巴巴了，陈东卫渐渐又下地了。

陈东卫还领到政府给的6万元危房改造补贴，告别了住了几十年的破旧瓦房。跟着危房改造施工队在村里打零工，他又学会了贴瓷砖。由于干活认真细致、价格公道，不少村民家装修贴瓷砖的活都找他来干。

去年初，驻村干部又为他尽早脱贫

“加了把火”，陈东卫当了村级河道管理员，每个月能有800元固定收入。

他说，每天满满当当，喝酒的时间没了。去年11月，陈东卫一家脱贫了。

生活改善了，感情上也有了收获。两年前，邻居离异多年的符霞来到村里帮亲戚管理槟榔园。陈东卫热心，会经常帮衬一把。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感情，但陈东卫有想法却迟迟开不了口。

长兴村脱贫攻坚中队队长叶兆承心想，陈东卫“脱单”得“推”他一下。前些天，叶兆承跟陈东卫约定在端午假期去家里走访，并笑着暗示“要帮忙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于是，就有了一屋子人帮陈东卫求婚的一幕。

“说亲”成功，大家送上一件特殊的礼物——县里的书法家题写的一幅字。内容正是符霞对陈东卫“勤快老实”的四字评价。

这对有情人心心翼翼地将题字挂在墙上——县里的书法家里，题字乍看有些突兀，细看却相得益彰、意味深长。

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琼中近年来注重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不断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今年4月27日，海南省宣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巩固脱贫成果任重道远。”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孙皓说，当地在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政策、帮扶和监管，扶贫队伍将继续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等重点工作，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巩固提升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引导群众发展多种产业，有效防止返贫。

(记者涂超华、罗江)新华社海口电

“种树卖空气”拓宽贵州山区增收渠道

据新华社贵阳6月24日电(记者施钱贵)在贵州的很多山区，过去农民种树主要是为了卖木材，而现在这些树可以通过碳汇交易来增加收入，他们幽默地称之为“种树卖空气”。

近日，家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关村的印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上多了1164元钱。村干部告诉他，这是他家400多株碳汇树一年的收入。“有这个政策太好了，只要在合同期内，有人买就会有收益。”他笑着说，以前开动员会时说“种树卖空气”能挣钱，自己还不相信。

贵州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也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林业碳汇转化为贫困户的真金白银，贵州开展了单株碳汇精准

扶贫试点工作。

“碳汇树既能增加贫困户收入，又能鼓励大家种树，改善生态环境。”贵州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以来，贵州探索“互联网+生态建设+精准扶贫”的扶贫新模式，助力脱贫攻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生态文明。

据了解，单株碳汇精准扶贫是将深度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工营造林，选择地块较好林地，给树木编上唯一的身份号码后拍照上传到贵州省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平台面向全世界致力于低碳发展的个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进行销售，购碳资金全额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

关村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岭介绍，作为贵州省单株碳汇项目正式实施的第一个试

点村，关村村共有近110户贫困户参与碳汇树项目，其中有95户约6万株柳杉符合碳汇树的要求。截至目前，全村共销售了35271株碳汇树，收益为105813元，2018年人均增收约1114元。

“选碳汇树很严格，树的直径应该在5至8厘米之间，而且必须是人工营造林，权属要清楚。”杨岭说，碳汇树既可以是退耕还林的树，也可以是贫困户自己种的树。在树上悬挂好身份号码并拍照上传，平台审核通过后成为碳汇树，有人买碳汇就产生收益。

平台根据科学的方法测算出碳汇量，购买者支付3元钱就可以买一株。“虽然每年每株碳汇树只能卖一次，但收益也相当可观。”杨岭说，目前项目只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将来有望覆盖非贫困户。

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

“比我们的土蜂箱容量大，设置科学，不怕蜂王潜逃。”陶卫红告诉记者，“蜜蜂为我打工，我也为小石打工，一箱蜂一年产蜜20斤没问题，以前每斤卖60元，现在能卖到70至80元，小石定期上门来收。”陶卫红说。

竹山县标准化示范蜂场建设，今年覆盖了39个特色养殖村，每个特色养殖村带动20户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养蜂，将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竹山县副县长王玲说，下一步，竹山将制定特色蜂产品标准，把中华小蜜蜂产业打造成精准扶贫技术产业。

(本报记者李伟)

中华小蜜蜂酿出秦巴山“脱贫致富蜜”

在海拔近2000米的神农架西麓，百花盛开，成群的小蜜蜂飞来飞去，这是记者近日在湖北竹山采访时看到的场景。蜂农陶卫红忙完田里的烟叶管护，来到自家蜂箱摆放地等技术员上门指导。

今年39岁的陶卫红，是湖北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祖师村村民。地处秦巴山深处的竹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专家团队评估，当地蜜粉源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洋槐、五倍子、肚倍、野菊花等蜜粉源植物。蜜蜂养殖不占耕地、投资小、见效快，是贫困山区脱贫致富重要途径，更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养了十几年土蜜蜂的陶卫红，一直靠天吃饭，去年养了14箱蜜蜂，飞跑后只剩4箱，土法养蜂，还面临着取蜜不卫生、品质不一等问题。“夏季要注意遮阴、通风、避雨，蜂巢必须不断扩大，而且不要限制蜂王产卵。”年轻的技术员石成强，一边仔细检查陶卫红的中华小蜜蜂产蜜和繁殖情况，一边耐心解答养蜂病虫害防治技术。

31岁的石成强养蜂只有9年，陶卫红却很信服这个年轻人。原来，石成强是全县的养蜂技术能手，今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驻竹山县扶贫干部王玲、钟昊等人的指导下，开展保种、扩繁、增量、加工、销售